

颐和园“须弥灵境”建筑群复原鸟瞰(《园林的意境》插图)

园林之美,美在可游可望,美在可思可感。它不只是一处景致,更是安放情志、融通物我的精神空间。本期聚焦两本解读中国古典园林的著作。《园林的意境》从亭台、山石、花木出发,梳理园林发展脉络,探究园林如何由景物生生意境,带领读者走进园主人的审美世界;《中式园林的秩序》跳出传统研究视角,剖析中式园林的独特美学,挖掘其承载的生命哲学与东方智慧。两本书视角互补、各有侧重,但都明确提到,中式园林不是在建造房屋,而是在建造一个可与天地晤谈的世界。

——编者

在花木亭台间 读懂东方园趣

□ 口雨露

暑期将至,颐和园、拙政园、豫园、个园等一众古典园林再度成为大众出游的热门之选。为何人们如此喜爱园林?园林之美在何处?周维权《园林的意境》为我们提供了答案。该书收录了作者关于园林艺术与园林文化的9篇文章,为读者铺设了一条进入中国古典园林审美世界的幽深小径。置身其中,亭台、山石、花木渐次展开,并最终通向一个更深的追问:中国古典园林的独特意境,究竟从何而来?

一座园里藏着什么

苏州东美巷内原有一座荒荒斋,园主人是明末的汤显祖。他写过一首《倚楼》,其中有句:“无径不秋草,与邻同小园。偶然搔首处,竟夕未能言。”小园、不秋草、一夕无言,寥寥数语,已把园主人难以排遣的心事透露出来。如果说中国古典园林在记录着什么,那恐怕不是挥霍与享乐,而是园主人在庙堂之外徘徊、进退、反复之后,凝成的一个关于人世悲凉的梦。这个梦悲凉到一定程度,便涌现出了园林所特有的“意境”——自我在多种命运里的经历与记忆相互交织,形成纷繁复杂的语境和线索,构成一幅带有色彩的“画面”,这便是“意境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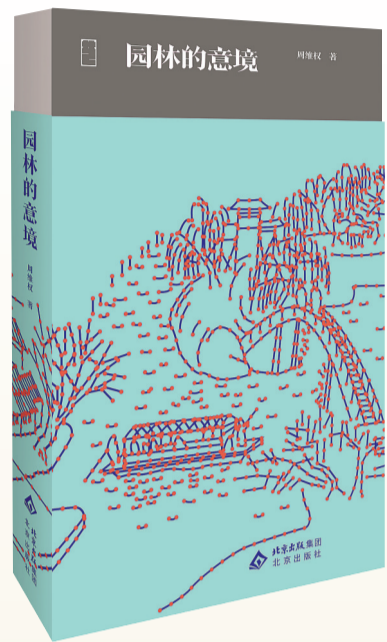
周维权谈园林,并不急于把园林归入建筑史或艺术史的某一格,而是不断追问人在园林中究竟看见了什么、感受到了什么。《园林的意境》中反复出现一个词:“景观”。周维权强调景物的“象外之旨”,这与意境所追求的“味外之旨”在逻辑上相通,都指向一种类似“境界”的范畴。在他看来,“景观”并不是若干物象的简单陈列,而是园主人精心安排出来的审美整体。如何使景物生生意境?答案藏在“造园”之中。“造园”蕴含着造园前中国古代文人情绪的充沛、理性的丰盈与经验的累积,蕴含着造园时园主人的精心勾画,以及熔铸、消融、辐射万物的过程,也蕴含着造园后往来的人流对园主人曾造之梦的唏嘘与缅怀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园主人把造园视为一种修身养性的过程——园林所表征的不只是物理空间,更是审美意境。

从一石一木看园林

园林,是一座可供品读的生活空间。欣赏一座园子,不妨先观察园内路径、草木、叠石的排布章法。西方园林自有其清晰的传统:凡尔赛花园讲究对称,置身其中,最先感受到的是规整的秩序与分明的尺度;斯托海德园林以草地、湖面、林木与远景相映成趣,尽显英式风景园林近于自然的舒展。中国古典园林的旨趣则有所不同。以苏州拙政园、留园、网师园为例,它们未必以开阔取胜,却善于在曲折回环中营造层次。游人漫步园中,景致从不会一眼望穿,而是在掩映、转折、驻足之间,不断遇见新的风光。中国古典园林最动人的魅力,从来不在于景物的繁复堆砌,而在于景与景之间的留白空间,让目光得以流转,心绪有所安放。造园并非将自然原封不动地移入院落,而是在有限的空间里,打造出可游、可望、可遐想的山水意境。

中国古人造园,看的是天地的脉息、自然的律动。他们勾勒线条,偏爱迂回婉转的形态;他们修剪草木,又刻意让人工痕迹隐于自然长势之间;他们铺砌地面,既不用密致规整的砂石,也不任荒草肆意生长,而是以砖石瓦砾拼出瑞兽、花叶等吉祥纹样。园内青苔自在生长,却不至蔓延无序;砖石质地坚硬,缝隙间却能承接风霜雨露。古典园林的自然意趣,正蕴藏在这些细节之中。

这也是周维权讨论园林时一再回到“文化”的原因。园林不能只从形式上看,也不能只从风格上



《园林的意境》,周维权著,北京出版社,2025年5月

本书分为上下两编。上编追溯千年园林发展历程,深挖传统造园艺术的独到神韵;下编阐释园林如何与山水风光相融相生。书中提出,本于自然、高于自然是古典园林的创作主旨。造园旨在提炼、浓缩自然山水之美,打造兼具典型意境与原生生态的景致。人工营造顺应自然规律,让建筑之美与自然之美浑然一体,最终达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,这也正是中国风景式园林的精神内核

看。园主人的身世、时代的风气、儒释道思想的交汇,以及士人对山水与隐逸生活的向往,都沉积在园林的布局和景物之中。该书将造园的人文背景归结为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。经济、政治、思想传统,以及天人合一、寄情山水、崇尚隐逸等,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深层基因。它们不拘泥于某种疆域之感,而从园林出发,呈现出道、器、象一分为三又三合为一的文化哲思。园林意境的生成并非单线条的因果推演,而是一种立体、系统、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。周维权坦言:“准确地理解园林发展的自然背景和人文背景,对于解读东西方的任何一个园林体系的过去、现在,乃至将来,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。”

方寸小园,天地万象

作者在书中数次提及,园林是一幅画,也是一首诗、一幕剧、一个梦。但说到底,园林仍是一幅画,是诗、剧与梦得以展开的图景。周维权认为,这幅图画始终与自然有关——园林“本于自然”而“超于自然”。他并未单纯将园林与权力、财富或是世俗伦理绑定,而是聚焦于人对自然的理解与感悟,以此解读园林的深层内涵。在周维权看来,山是理解园林的一个重要入口。园林中的山体以太湖石、黄石等堆叠而成,造园者兼顾高低错落、虚实相生、纹理褶皱与线条转折,追求“远观有气势,近赏有纹理”的审美效果。这里的“假山”,并非指虚假、造作之山,而是取假借、模拟之意。山石本是有限的物象,经由错落堆叠、巧妙留白,便能营造出连绵山林的磅礴气势。一块孤石,可引人联想层峦叠嶂;一汪池水,能让人想见溪涧江湖、天光云影。

山石使园林有骨,池水使园林有气;花木随四季枯荣更迭,又让园林拥有了流转不息的自然生机。园中一峰一石、一池一木,既承载着古代文人对山水的无限向往,也映射出古人看待自然、融入自然的处世哲学。园林的“小”,体现在物理空间的尺度有限;而园林的“大”,则在于它能够延展人的思绪,唤醒记忆、共情与想象,带领观者走向更为辽阔的精神天地。

解读山水,本质是探寻人类在自然之中安顿身心的方式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园林早已超越单纯的游赏空间,升华为可供沉思、可共情体悟的精神意境。《园林的意境》以山石花木为外在形态,以文人风骨与心境为内在神韵,最终引领读者探寻中国古典审美里那份含蓄悠长、耐人品味的深层意趣。(作者系青年评论家)

曲径通幽处,真意此中寻

□ 刘 吟

如今,各地的园林已成为热门打卡地,一园一景,也渐渐成为当代人向往的理想生活范本。但我们却很少追问:曲径通幽、移步换景的中式园林,为何能牵动中国人的精神向往?朱良志《中式园林的秩序》跳出固有研究框架,为我们揭开谜底:古典园林,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消解现代生活刻板秩序的精神解药。该书从美学维度重新解读园林,把园林从“人造景观”提升到“生命境界”的高度,将其视作承载生命哲思的载体。一砖一瓦、一亭一榭,皆是国人世界观与审美追求的缩影。可以说,读懂了中式园林,就读懂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

重新定义中式园林的审美内核

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,西方园林代表着一种规整的秩序美学。凡尔赛宫的几何对称、整齐划一的花木排列,无不彰显着人对自然的绝对控制。理性是西方园林的基准,人工的痕迹被视为文明的象征。

《中式园林的秩序》以“秩序”为核心线索,由破到立,由技入道,开篇即确立理论基点,通过中西园林秩序观的比较,提出中式园林自有其气韵骨法,是一种“看不见的秩序”。它不以人力之规矩裁切天工,而是顺应乃至彰显自然本有的生命节奏——那看似漫不经心的纷繁,恰恰是另一种秩序最生动的呈现。

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的境界并非否定秩序,而是由内在一整套相生相长的“脉”所支撑。这正是本书的核心——朱良志创造性提出的“五脉”理论。他将园林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,认为支撑其生命存在的五大系统分别是:土脉、气脉、水脉、龙脉与骨脉。具体而言:土脉是园林的根基,连接着人与大地,决定了园林的基本格局与质感;气脉是园林的呼吸,通过空间的开合与虚实的转换,赋予园林流动的节奏与韵律;水脉是园林的灵魂,以其流动性注入生命的活力,同时也承载着中国哲学中“道”的隐喻;龙脉是园林的气势,统领着园林的整体走向,使有限的空间获得吞吐天地的格局;骨脉是园林的精神骨架,通过叠山理水的艺术处理,塑造出园林的风骨与品格。“五脉”理论将园林的物质构成与精神内涵有机统一,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园林生命本体论。理解了这五脉,便真正理解了中式园林何以与西方园林如此不同。

如果说西方园林是建筑学的延伸,那么中式园林便是天然图画的创造。关于这种区别,建筑学家童雋先生有过一句妙语:“中国园林必不见有边界分明、修剪整齐之草坪,因其仅对奶牛颇具诱惑,实难打动人类心智。”这话看似调侃,实则一针见血。最高级的设计,是让人看不出设计。中式园林的妙处,不在人力对自然的征服,而在人力与天工之间的巧妙周旋。这背后蕴含着三重智慧:第一重,有若自然而不仿效自然——园中一丘一壑、一花一木看似随意,实则暗

藏天机,非细品不能得其幽情;第二重,以人工之手顺应自然自身的节律,正所谓“稍动天机,全凭人力”;第三重,以“不作”之心行“作”之事——表面看去毫无成规,实则天造地设间处处是慧心流布,只因造园者胸中早已安顿了一片天地。这便是中式园林的精髓所在。

园林是中国人的精神微缩宇宙

西方园林诉诸理性,中式园林则诉诸感觉。朱良志认为:“中国哲学强调‘转知成智’,文人艺术所追求的是一种不诉诸概念的生命智慧,而不是某种学说的支离。”这种生命智慧,既非抽象的理念或秩序,也非悬空的道理或原则,而是人真实的生命感觉。

“中式园林,尤其是文人小园,其实就是要找回人类走出荒漠的感觉,找回‘何以营造’的本意。精心的园林营造,从根本上说,就是克服‘文明’带来的惶恐的劳作。”朱良志从营建方略与空间原则两个维度,阐释了园林秩序的实现方式。在营建方略上,作者提出“借景胜于造景”这一关键命题。他认为,借景不是简单的空间拓展技巧,而是中国传统“天人合一”宇宙观的体现。通过将园外之景纳入园内视野,园林打破了物理空间的局限,实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。这是中式园林的非凡之处——它能在方寸之间容纳天地万物。所谓借景,就是把园外的风景借入园内,让小园与天地相连。

在空间原则上,朱良志深入分析了曲径通幽、以小见大、虚实相生、暗中求明等一系列看似反常识的设计手法,并总结出这些手法的根本目的:调动观者的全部感官,打破单一的视觉中心主义,使观者在动态的行走过程中,获得一种整体性、沉浸式的生命体验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庐山建造草堂,三间两柱,二室四牖。他自述道:“矧予自思,从幼迨老,若白屋,若朱门,凡所止,虽一日二日,辄覆粪土为台,聚拳石为山,环斗水为池,其喜山水病癖如此。”对这位饱经宦海沉浮的诗人而言,草堂的营造不是风雅点缀,而是一种生命安顿的仪式。他在这里写下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诗歌合为事而作”的文学宣言,将草堂作为精神的据点——不是在躲避世界,而是在纷扰中重新构建自己与世界的关系。

古人建造园林,不仅是为了获得舒适的居住环境,更是为了建造一个能与天地宇宙对话、安顿个体生命的精神家园。人在与自然相融相契中,得以进入生命的澄明之境。明末文人陈继儒将这种宇宙意识推向极致。他为一座画舫题名“不系园”,取《庄子》“泛若不系之舟,虚而遨游者也”之意。在他看来,真正的园林,未必需要垒石为山、凿地为沼,也不必圈一方天地据为己有。一叶扁舟,飘摇于风烟浩渺之间,便已是最好的生命之园。这便是“园至无园,是谓真园”的至高境界。



《中式园林的秩序》,朱良志著,湖南美术出版社,2025年9月

本书集合历代诗歌、散文、笔记等文献,深入解析造景、借景、气脉、曲径通幽等造园概念,生动揭示古代造园家的艺术理念及其背后的生命哲学。全书从“生命空间”的视角,指出中式园林自有其气韵骨法,是一种“看不见的秩序”,并通过与西方园林秩序建构的对比,阐明中式园林的最终旨归在于营造安顿人心的生命境界

苏轼被贬黄州时,在东坡建造了“雪堂”。他在雪堂的四壁上画雪景,与天地精神往来,与古今圣贤对话。由此,他超越了个人的贬谪之苦,忘记了世俗的荣辱得失,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。从“不系园”到“雪堂”,一个放弃拥有,一个安顿其中,路径不同,却通向同一个领悟:真正的园林,不是去拥有它,而是放下拥有的执念,融于天地之中。

朱良志写园林,最终写的是人。中式园林的美不是整齐划一的直线,不是冰冷的数字标准,而是自然的节奏和内心的自由。当我们学会顺应生命的本来,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之园。

(作者系书评人、美学专业硕士)



留园冠云峰 英子摄

拙政园与谁同坐轩(图片来源:苏州园林研究所公众号)

寄畅园七峰亭 黄敬劼摄